

# 关于学生负担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东北师大教科院 邬志辉

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应试教育”结出的一个恶果。正因如此，许多学校都把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当作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突破口。但是，由于人们对学习负担的本质缺乏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对当前学习负担过重现象缺乏准确的把握，致使不少学校在具体操作上走入误区，不知不觉地又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泥潭。

究竟什么是学习负担？这是关系到当前减轻学习负担操作方向、重点和力度，以及什么该减，什么不该减，甚至什么该加的重大前提性理论问题。我们认为，所谓学习负担就是学生为了达到自身素质全面发展的目的所应该承担的全部任务与责任。

作为学生，他们不能没有学习的任务与责任，因此也就不能没有负担。但是，学生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发展的人，其身心所能承载的任务与责任是有限度的，超过了一定的“度”，学生的负担就不再是学生发展的力量，反而会阻碍学生的成长，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可见，学生的负担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不是一般地说要减轻学生的负担，而是以“度”为衡量标准，减轻学生“过重”即超过“度”的负担。如果我们对在学生能力许可范围内的负担也不加分析地予以减轻，则势必要降低对学生的要求，降低教育质量。美国自80年代以来基础教育质量的滑坡，正是因为无原则地降低学习负担标准的结果。就我国而言，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

重的问题主要不是一种内涵性的负担过重，即教育内容本身超过了学生可能接受与理解的限度（当然，我国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与其它一些国家相比要略难一些），而是一种外延性的负担过重，即为了求得高升学率、拿高分而人为地加班、加点、加压，延长学习时间，大搞“题海战术”所造成的负担。

从学生外延性负担过重现象产生的根源来看，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思想上的根源，即教育思想不端正，教育过程以升学应试为导向，教师重量轻质，以量代质，相信“教师教的越多，学生学的越多；学习时间越长，学习效果越好”，信奉“苦学”、“多练”和“笨鸟先飞”；另一是现实上的根源，即教师自身素质不高，难以胜任教学任务，做不到向科研要质量，不会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只能依靠题海战术和频繁考试。这两种原因综合的结果就必然是主课挤占副课，课内挤占课外，白天挤占夜晚，平时挤占假日，甚至由讲课延伸到作业，由课本延伸到教参，由教师延伸到家教。一般说来，学生每日在校时间长达12小时以上，书包重达10公斤左右也就见怪不怪了。这样大的负担，不用说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儿童，就是对成人来说也是过重的。因此，我们提倡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过重”的负担主要是解决他们外延性的负担过重问题，使他们从沉重的书包、无边的题海中解放出来，还给他们一个金色的童年。中小学校要达到“轻负高质”的目标，实现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就必须从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师素质入手，使“应试教

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

## 二

学生的负担除了有一个“度”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面”的问题。作为学生，他们的学习任务与责任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学生只有承担全面的负担，才能落实学校的全面要求，使学生达到素质全面发展的目的。从我国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现状来看，主要是一种片面性的负担过重，即以智育为核心的单方面负担过重，而不是一种全面性的负担过重，即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的全面负担过重。这种片面性的负担过重致使中小学生的各种素质发展失衡，不和谐，从而在整体上造成学生人格的分裂与主体性的丧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学习负担重，生活负担轻。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发展的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是为了过成人的生活，他们有权力体验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生活历程，体验作为人的全部生命意义。只有“教育不断适应儿童的本真、儿童不断适应教育的引导”<sup>[1]</sup>的时候，学生的学习才是完美的学习，对学生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当前，我国一些中小学生除了睡觉、吃饭和走路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习功课中度过的。他们有念不完的书，做不完的题，背不完的公式、定理与概念，他们几乎成了学习的机器、学习的“小奴隶”。与学习负担过重相比，一些学生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负担，衣服家长洗、被子家长叠、饭碗家长端、屋子家长扫，他们在生活中是“小公主”、“小皇帝”、“小太阳”，六颗“卫星”围绕他们转。学生这种“小奴隶”与“小皇帝”之间的强烈反差，已昭示了学生片面负担过重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适当增加学生生活负担，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已势在必行。

第二，智育负担重，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负担轻。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人，在活着的人体中是没有孤立的部分的，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在尸体中才有部分。人的全面素质的发展包括身心两方面，除了智力之外，还有体力、情感和意志。如果教育只局限于人的体、知、情、意中的某一

方面，就势必会影响和损害其它方面，并在整体上破坏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水平，造成完整素质结构的残缺。因此，与人的完整的素质结构相适应的教育必须是全面的教育，充分发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的整体功能。然而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在考试“指挥棒”的引导之下，把本来就过重的学习负担又片面地指向了智育，造成智育负担严重超荷，而其它各育的负担相对不足。不仅如此，负担不足的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还都带有智育化的倾向。在一些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变成了知识记诵的“知”国主义教育，而无“爱”的情感体验；美育变成了唱歌与画画“技巧”的训练，而无“情操”的陶冶和“美感”的培养，如此等等。智力发展虽然重要，但决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因素除了智商（IQ）之外，还有情商（EQ）。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和有机的活人，却遭受着片面教育的酷刑，这不能不说是对学生的一种摧残！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指出：“有德无才，是庸才；有才无德，是害才。当然，有德有才无德，是英才，我们的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sup>[2]</sup>

第三，动脑负担重，动手负担轻。从人类发生的意义上说，人的智慧是随着手的解放和脑的发展而发生发展的。从个体智力发生发展看，也是借助外部对象动作和内部智慧动作获得的，而且动作智慧是言语智慧发展的起点和基础。学生和谐的发展应该是手脑协同发展，俗语说的“心灵手巧”就是人协同发展的理想境界。虽说“心灵”（内部智力动作）可以促进“手巧”（外部对象动作），但相对来说“手巧”更有助于促进“心灵”。美国一位专家指出：“如果想培养视野开阔、头脑聪明的孩子，那么必须使他锻炼手指活动有力。”<sup>[3]</sup>完整的智育任务不仅包括丰富知识，更重要的还包括训练技能（智力技能和操作技能）和培养能力。从我国中小学的实际状况看，本来就过重的智育负担又进一步缩小到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动脑上。这种智育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手不巧，而且心也不灵，缺乏创造性。我国学生动手能力很差，这正如一位中国留学生感慨的：“要是凭课堂上的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

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教育负担的失衡。要造就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手眼协同、手巧心灵的和谐发展的人，适当减少动脑负担，增加动手负担是当务之急。

第四，左脑负担重，右脑负担轻。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大脑两半球的功能各有不同的侧重。左半球主理性思考，多侧重于抽象思维，它以线性的方式处理诸如语言、数量、逻辑、分析和判断等语言信息，因而被称作“逻辑半球”；右半球主情感活动，多侧重于形象思维，它以视觉空间的非线性方式处理诸如空间关系、艺术、综合与整体等非语言信息，常被称为“情感半球”。美国精神生物学教授斯佩里(R. W. Sperry)关于裂脑人的研究表明，左右脑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而且许多较高级的功能都集中在右脑。从我国中小学生动脑负担的实际情况看，大多偏重于左脑，学生实际上是在用半个大脑学习。一方面，学生大脑左半球超负荷运转，另一方面，学生大脑右半球却被闲置，人为地造成了学生智力发展的残缺和学习质量的下降。因此，要改变学生以往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用半个大脑学习的状况，就必须在开发学生左脑的同时，积极开发学生右脑，进行右脑革命，实行“全大脑学习”。<sup>[4]</sup>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的高位层次上减轻学生的负担，提高学习的质量与效益。

第五，记忆负担重，思维负担轻。记忆和思维是构成智力的两个重要因素。记忆是巩固知识、领会知识和运用知识的基础。记忆好比智力的仓库，没有记忆就谈不上智力活动和智力发展。但是，记忆仅是基础，思维能力才是智力的核心与关键。一个人如果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单凭记忆去获取知识，那只能是死记硬背，获得的也必然是死知识，这样下去不仅不会促进智力的发展，反而会阻碍智力活动，造成智力的惰性。我国中小学生左脑负担过重又集中表现在记忆的负担过重上。

### 三

面向国际之间激烈竞争的21世纪，我们的教育不能只培养一些掌握死知识的人才，而应注重身心素质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格完善的、有

个性和创造性的世纪新人的培养。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科学、合理与全面的学生负担为基础。因此，积极开展关于学生负担科学配置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是从根本上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关键。

我们认为，对当前减轻负担问题不能简单化、一刀切，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判断学生负担适当与否的标准应有两条：一是“度”的标准，二是“面”的标准。如果说“度”的标准是从纵向上划出了学生负担经线的话，那么，“面”的标准则是从横向上划出了学生负担的纬线，从而构成了一个经纬交织的学生负担网络。科学的学生负担应该是在一定基准“纬度”上的“经面”所构成的环球带。所以，减轻负担既不是负担越轻越好，也不是什么负担都应该减。要真正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不仅要把学生原来过重的负担减下来，而且还要把原来过轻的负担加上去。对于学生外延性的负担过重，主要是一个减的问题，即让学生轻松学习，把他们从沉重的书包、无边的题海中解放出来，向质量要效益，而不是向数量要效益。对于片面性的学生负担过重，一方面要减，另一方面要加，最终使学生在生活、德智体美劳、动手与动脑、左脑与右脑、记忆与思维等方面和谐健康地发展。

适当增加原来过轻的学生负担并不是要给学生增加包袱，相反，它是依据系统的观点，在整体和高位层次上使学生更轻松、更愉快地去学习。因为它既体现了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又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特点，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更有助于学生生动、活泼和健康地发展。

注：

[1] 刘铁芳：《试论教育与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1996年第4期。

[2] 杨叔子：《永必求真 今应重善》，《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1期。

[3] 虞秋宁：《手指与智力》，《教育文摘周报》1997年4月16日第16期。

[4] 邬志辉：《关于教学环境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